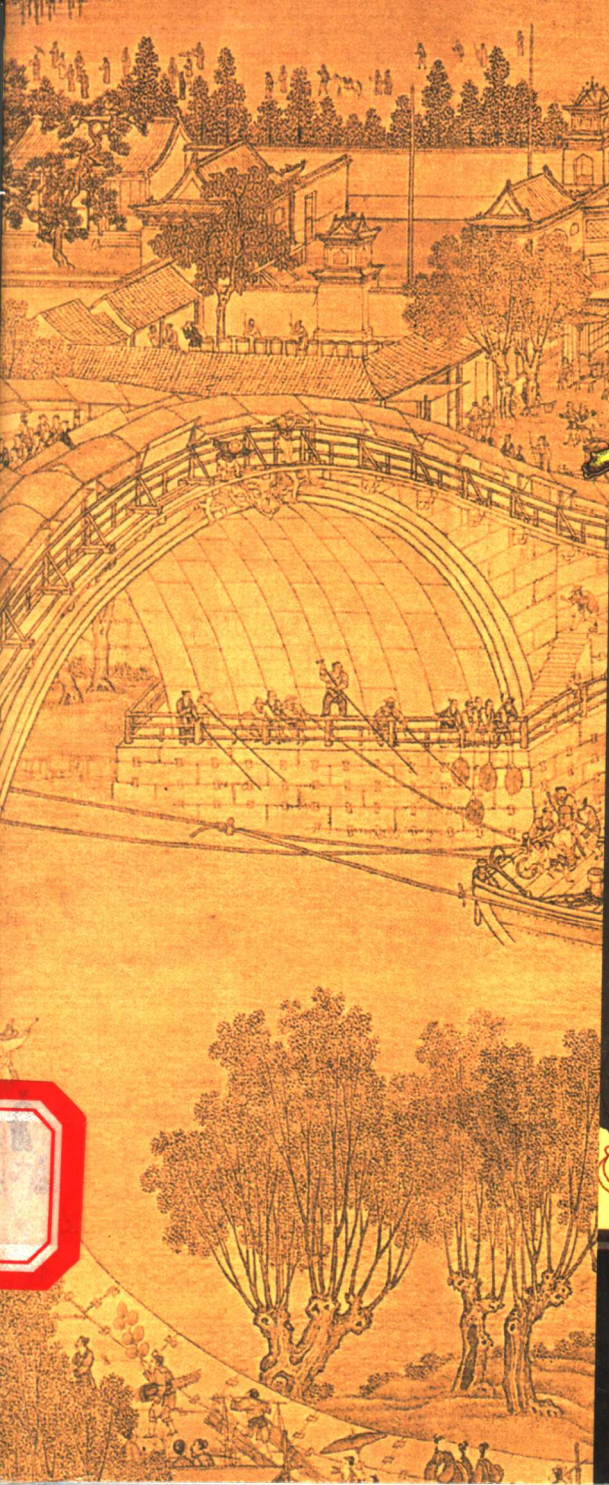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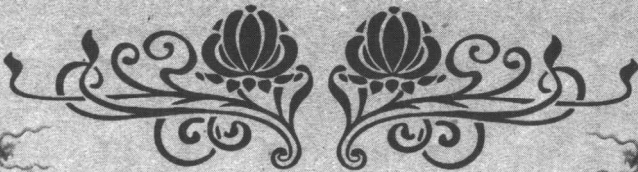




名家藏書



名家藏书



主编 郑福田 王槐茂 杨飞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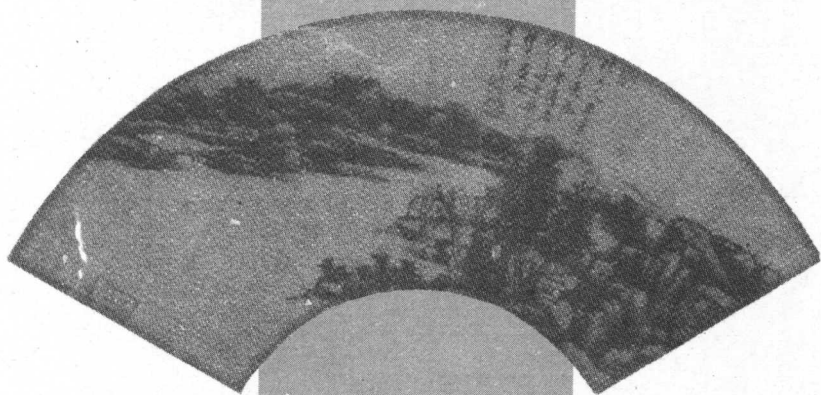
第四十一卷

《风花雪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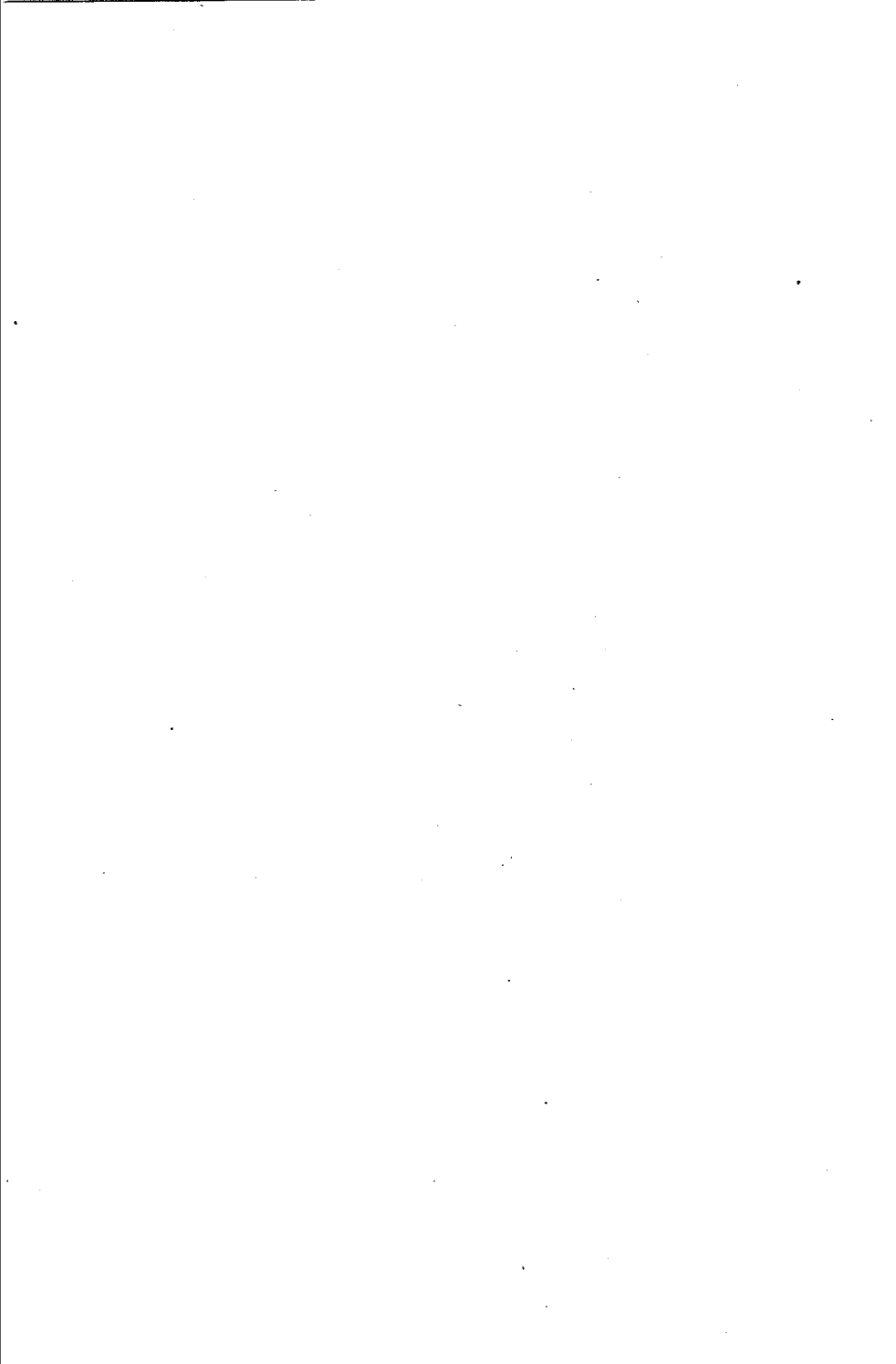
远方出版社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风
花
雪
月



明·金木散人
著



风花雪月

——集奇才奇情奇气于一体的真正才子小说；四集作品以不同的形式演绎红香翠软爱怨纠缠的男女情事，反映中国两性的欲求和结局

消息凭风送，好花照眼开
白雪高士卧，明月故人来
其中痴男女，对此常低徊
不如一鼓掌，回首绝尘埃

【明】金木散人著 鲁迅推介

【版本源流】

原名《鼓掌绝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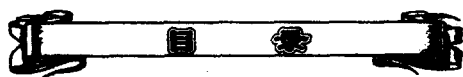
四十回。

题“古吴金木散人编”。

本书据明崇祯本衙藏板本。正文半叶九行，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单边。每回前有图一幅，共四十幅，文图均精美。

原书今藏日本内阁文库。

谢国桢旧藏。



目 录

风 集	(7)
第一回 小儿童题咏梅花观 老道士指引凤皇山	(7)
第二回 杨柳岸奇逢丽女 玉兔舟巧和新诗	(18)
第三回 两书生乘戏访娇姿 二姊妹观诗送纨扇	(29)
第四回 作良媒一股凤头钗 传幽谜半幅花笺纸	(40)
第五回 难遮掩识破巧机关 怎提防漏泄春消息	(51)
第六回 缔良盟私越百花轩 改乔妆夜奔巴陵道	(60)
第七回 宽宏相国衣饰赏姬 地理先生店房认子	(69)
第八回 泥塑周仓威灵传柬 情投朋友萍水相逢	(79)
第九回 老堪舆惊报状元郎 众乡绅喜建叔清院	(88)
第十回 夫共妇百年偕老 弟与兄一榜联登	(96)
花 集	(105)
第一回 哈公子施恩收石蟹 小郎君结契赠青骢	(105)
第二回 乔识帮闲脱空骗马 风流侠士一诺千金	(115)
第三回 耍西湖喜掷泥菩萨 转荆州怒打假神仙	(126)
第四回 察石佛惊分亲父子 掬湘江羞见旧东君	(137)
第五回 凤坡湖龙舟斗会 杏花亭孤怪迷人	(147)
第六回 假天师显术李家庄 走盘珠聚党杨公庙	(156)
第七回 三少年会猎魁星阁 众猎户齐获火睛牛	(165)
第八回 韦丞相东馆大开筵 盛总兵西厅小比射	(173)
第九回 紫石滩夏方重诉苦 天官府陈亥错投书	(182)
第十回 两同僚怒奏金銮殿 二总戎荣返汴京城	(189)



名 家 推 介 新 书

雷 集 (198)

- 第一回 酒痴生醉后勘丝桐 梓童君梦中传喜信 (198)
- 第二回 哑园公误卖美人图 老画师惊悟观音像 (207)
- 第三回 诉幽情两下传诗 偕伉俪一场欢梦 (217)
- 第四回 丑姑儿园内破花心 小牧童堂上遗春谱 (225)
- 第五回 闹街头媒婆争娶 捱鬼病小姐相思 (232)
- 第六回 假医生藏机探病 誓卜士开口禳星 (240)
- 第七回 李二叔拿奸鸣枉法 高太审观判联姻 (249)
- 第八回 文荆卿夜拎纸魍魉 李若兰滴泪赠骗词 (259)
- 第九回 赴临安捷报探花郎 返姑苏幸遂高车愿 (269)
- 第十回 饰前非厅前双膝跪 续后韵页上两留题 (279)

月 集 (287)

- 第一回 嫖赌张大话下场头 仁慈杨员外大舍手 (287)
- 第二回 腐头拦路说人情 醉典史私衙通贿赂 (294)
- 第三回 乔小官大闹教坊司 俏姐儿夜走卑田院 (302)
- 第四回 邻老姬搬是挑非 瞎婆子拈酸剪发 (310)
- 第五回 假秀才马上剥衣巾 老童生当堂请题目 (318)
- 第六回 遭阉割监生命钝 贬凤阳陡宦权倾 (325)
- 第七回 求荐书蒙师争馆 避仇人县尹辞官 (332)
- 第八回 乘月夜水魂托梦 报深恩驿使遭诛 (341)
- 第九回 猛游僧力擒二贼 贤府主看演千金 (350)
- 第十回 水陆道场超枉鬼 如轮长老悟终身 (359)



風 集

第一回 小兒童題咏梅花觀 老道士指引鳳皇山

詞：

香臉初勻，黛眉巧畫宮妝淺。風流天付與精神，全在秋波轉。早是縈心可慣，那更堪頻頻顧盼。几回得見，見了還休，爭如不見。 燭影搖紅，夜來筵散春宵短。當時誰解兩情傳？對面天涯遠。無奈雲稀雨斷，凭欄干東風淚眼。海棠开后，燕子來時，黃昏庭院。

7

這一首詞，名喚《燭影搖紅》，說道世間男女姻緣，却是強求不得的。雖然偶爾奇逢，俱由天意，豈在人謀。但看眼前多少佳人才子，兩相瞥見之時，彼此垂盼，未免俱各钟情，非以吟哦自借，即以眉目暗傳。既而兩情期许，締結私盟，不知情了多少蝶使蜂媒，捱了几个黃昏白晝。故常有意想不到的，而反得之邂逅。又或有垂成不就的，而反得之无心。及至聯姻二姓，伉儷百年，一段奇異姻緣，不假人為，實由天意。所以古人兩句說得好：“姻緣本是前生定，曾向蟠桃會里來。”正說“姻緣”二字，大非偶然矣。

如今听说巴陵城中，有一个小小儿童，却不识他姓名。在怀抱时就丧了母，其父因遭地方有变，把他抛撇在城外梅花園里，





竟自弃家远窜。后来亏了那一个管圃的苍头，收在身边，把他待如亲子，渐渐长大。到了七岁，此儿天资迥异，识见非凡，晓得自己原有亲身父母，不肯冒姓外氏，遂自指梅为姓，指花为名，乃取名为梅萼。

那圃旁有一座道院，名为梅花观，并适才那所梅花圃，却是巴陵城中一个杜灼翰林所建，思量解组归来，做个林下优游之所。观中有个道士，姓许名淳，号为叔清，尽通文墨，大有道行，原与杜翰林至交。

这许叔清见梅萼幼年聪慧，出口成章，大加骇异，时常对管圃的苍头道：“此儿日后必登台鼎之位，汝当具别眼视之。”苍头因此愈加优待，凡百事务，都依着他的性子。那许叔清每见一面，便相嘉奖，遂留他在观中习些书史。

这梅萼虽是有些儿童气质，见了书史，便欣欣然日夕乐与圣贤对面。一夜，徐步西廊，适见月光惨淡，遂援笔偶题一律于壁上道：

疏钟隐隐送残霞，烟锁楼台十二家。

宝鼎每时焚柏子，石坛何日种桃花。

松关寂寂无鸡犬，檐树森森集鹤鸦。

月到建章凉似水，蕊珠宫内放光华。

越旬日，杜翰林因到圃中看梅，便过观中与许叔清坐谈半晌，遂起身行至西廊，见壁上所题诗句，顿然称羨。又见后边写着“七岁顽童梅萼题”，愈加惊异，叹赏不已，便问许叔清道：“这梅萼系是谁氏儿童，而今安在，可令他来一见么？”许叔清道：“杜君，此儿因两岁上不知谁人把他撇在梅花圃里，倒亏了那一个管圃的老苍头收养到今。杜君若亟欲一见，待我着人唤来就是。”杜翰林十分喜悦，只因自己无子，便有留心于他了。

许叔清便把梅萼唤到跟前，杜翰林仔细觑了两眼，高声称赞道：“好一个小儿！目秀眉清，口方耳大，丰姿俊雅，气度幽闲。



将来不在我下，决非尘埃中人也。”便问道：“汝既善于吟咏，就把阶前这落梅为题，面试一首何如？”梅萼不敢推却，便恭身站在厅前，遂朗吟一绝云：

不逐群芳斗丽华，凌寒独自雪中夸。

留将一味堪调鼎，先向春前见落花。

杜翰林听罢，心中惊异，便对许叔清道：“我看此儿年纪虽小，志气不凡，天生如此捷才，真是世间一神童也。”许叔清见他满心欢喜，便欲把梅萼引进，遂说道：“今日若非杜君对面，此儿岂肯轻易一吟。若只吟一首，恐不足以尽其才思，必当再吟，何如？”梅萼道：“公相是天朝贵客，小童乳臭未干，焉敢擅向大人跟前再撰只字。”杜翰林与许叔清同笑道：“不必过谦，仍以原题再咏。”梅萼再不敢辞，低头想了一想，又口占一绝云：

玉奴素性爱清奇，一片冰心谨自持。

唯恐蝶蜂交乱语，肯将铅粉剩残枝。

杜翰林拍掌大笑道：“许道长，此儿不可藐觑。开口成诗，一字不容笔削。即李、杜诸君，无出其右。岂非天才也耶？”许叔清道：“杜君所言极是。只因淹滞泥途，恐燕山剑老，沧海珠沉，那得个出头日子。”杜翰林暗想道：“我想此儿有此大才，异日必当大用。今我又无子嗣，他既无父母，便着他到我府中，延师教诲，长大成人，倘得书香一脉，也好接我蝉联，真不枉识英雄的一双慧眼。”便对梅萼道：“我欲留你到我府中读书，你意下如何？”梅萼道：“梅萼一介顽童，无知小蠢，得蒙公相垂怜，诚恐福薄，不足以副厚望。”

杜翰林便着人去唤那管园的苍头来分付：“你明日可到我府中领赏，白米五石，白银五两，以酬数年抚养之劳。”苍头虽是口中勉强应承，心里实难割舍，只得眼泪汪汪，相看流涕，叩谢而去。

杜翰林把梅萼带到府中，遂与夫人商议。那夫人原是识相

的，一见梅萼，便大喜道：“此儿相貌非凡，他日当大过人者。吾家喜得有子矣。”遂劝杜翰林替他改名杜萼，纳为己子。即便浑身罗绮，呼奴使婢，一旦富贵，非复昔日之梅萼矣。随又延师讲读，且杜萼毕竟是个成器的人，在杜翰林府中，整整读了三年，十岁时，果然垂髫入泮。杜夫人满心欢喜，爱如珍宝，胜似亲生。一日，与杜翰林商量，就要替他求亲。杜翰林止住道：“夫人，吾家止他一子，小小游庠，岂无门当户对的宦家作配。依我意思，只教他潜心经史，万一早登甲第，求亲未迟。”杜夫人见翰林公说得有理，不敢执拗，只得依从。

又过了几年，忽一日，来到梅花圃中看梅，便寻昔日那个老苍头。俱回说，两年前已身故了。杜萼听罢，暗自掩泪道：“我想，自襁褓时失了父母，若非此人收留在身，抚养几载，何能得到今日。古人云，为人不可忘本。”便又问道：“那苍头的棺木，如今却埋在那里？”那人回答道：“就过圃后三里高土堆中。”杜萼就着人去买一副小三牲，酒一尊，香烛纸马，随即走到高土堆前，殷勤祭奠，以报数年抚养之恩。

祭奠已毕，只见一个道童，向圃后远远走来，道：“杜相公，我们梅花观许师父相请。”杜萼问道：“你许师父就是许叔清老师么？”道童道：“恰就是当初留相公在观里读书的。”杜萼道：“这正是许叔清老师了，我与他间别多年，未能一会，正欲即来奉拜。”就同道童竟到梅花观里。

许叔清连忙迎迓道：“杜公子，一别数年，阶前落梅又经几番矣。犹幸今日得赐光临，何胜欣跃。万望再赐留题，庶使老朽茅塞一开，真足大快三生也。”杜萼笑道：“向年造次落梅之咏，提起令人羞涩，至今安敢再向尊前乱道？”许叔清道：“杜公子说那里话，昔年所咏落梅，今日重来相对，如见故人，正宜题咏。我当薄治小酌，盘桓片时，万勿责人轻裘。”即便分付道童，整治酒肴，两人尽兴畅饮，欲为竟日之欢。



饮至半酣，杜蓁道：“老师，今岁观中梅花，比往年开得如何？”许叔清道：“今年虽是开得十分茂盛，却被去冬几番大雪都压坏了。杜公子若肯尽兴方归，即当携尊梅下，畅饮一回，意下如何？”杜蓁欣然起身，携手同行。着道童先去取了锁钥，把园门开了，然后再撤酒席。

二人慢慢踱到园中，果见那些梅花，都被冬雪损了大半。道童就把酒肴摆列在一株老梅树下，两人席地而坐，畅饮了一会。忽见那老梅梢上，扑的坠下一块东西，仔细一看，却是腊里积下的一团雪块。许叔清笑道：“杜公子岂不闻古诗云：‘有梅无雪不精神，有雪无诗俗了人。’今既有梅有雪，安可不赋一诗，以辜负此佳景乎？谨当敬以巨觞，便以雪梅为题，乞赐佳咏。老朽虽然不敏，且当依韵一和。”便满斟一巨觞，送与杜蓁。杜蓁也不推辞，接过头来，一饮而尽，遂口占一绝云：

老梅偏向雪中开，有雪还从枝上来。

今日此中寻乐地，好将佳釀泛金杯。

许叔清拍掌大笑道：“妙，妙！数载不聆佳咏，又幸今日复赐教言，真令老朽一旦心目豁然矣。”杜蓁道：“但恐鄙俚之语，有污清耳，献笑，献笑。”就把巨觞依旧满斟一杯，送与许叔清道：“敢求老师一和。”许叔清连忙把手接过酒来，遂谦逊道：“公子若要饮酒，决不敢辞。说起作诗，但是老朽腹中无物，安敢胡言乱道？实难从命。”杜蓁道：“老师说那里话，适才见许，安可固谦？”

许叔清也不再辞，把酒饮一口，想一想，连饮了三四口，想了三四想，遂说道：“有了，有了。只是杜撰，不堪听的，恐班门弄斧，益增惭愧耳。”杜蓁道：“老师精通道教，自然出口珠玑，何太谦乃尔。请教，请教。”许叔清拿起巨觞，都的一口饮尽，便郎和云：

雪里梅花雪里开，还留溶雪堕将来。



惭予性拙无才思，强赋俚词送酒杯。

杜蓴称赞道：“妙得紧，妙得紧。若非老师匠心九转，焉得珠玉琳琅？”许叔清大笑一声道：“惶愧，惶愧。”

说不了，那道童折了一枝半开半绽的梅花走来。杜蓴接在手中，嗅了一嗅，果然清香扑鼻，便问道：“敢问老师，缘何这一枝梅花，与梢头所开的颜色大不相似，却是怎么缘故？”许叔清道：“杜公子，你却不知道，这梅花原有五种，也有颜色不同的，也有花瓣各样的，也有香味浓淡的，也有开花迟早的，也有结子不结子的。方才折来的，与梢头的原是两种，所以这颜色、花瓣各不相同。”

杜蓴道：“敢问老师，梅花既有五种，必有五样名色，何不请讲一讲。”许叔清道：“公子，你果然不晓得那五种的名色，我试讲与你听。”杜蓴道：“我实不晓得，正要请教老师。”许叔清道：“五种的名色：一种赤金梅，一种绿蓴梅，一种青霞叠梅，一种层梅，一种仙山玉洞梅。”

杜蓴道：“敢问老师，梅花虽分五种，还是那一种为佳？”许叔清道：“种种都美，若论清香多韵，还要数那绿蓴梅了。”杜蓴便又把手中梅花向鼻边嗅了几嗅，道：“老师，果然是这一种香得有韵。”

许叔清笑道：“杜公子今日幸得到这梅花观，适才又承教了梅花诗，便向这梅花园内畅饮一番梅花酒，也是对景怡情，大家称赏，岂非快事。”杜蓴大笑道：“老师见教，极是有理。就把折来这一枝梅花侑酒，何如？”许叔清道：“妙，妙。”就唤道童把壶中冷酒去换一壶热些的来。

那道童见他两人说得有兴，笑得不了，连忙去搬了一个小小火炉，放在那梅树旁边，加上炭，迎着风，一霎时把酒烫得翻滚起来。

许叔清便将热酒斟上一觞，送与杜蓴，道：“杜公子，当此

名家藏书



良辰，诗酒之兴正浓，固宜痛饮千觞，博一大醉。只是杯盘狼藉，别无一肴以供佳客，如之奈何？”杜尊道：“老师何出此言，我自幼感承青眼，原非一日相知，今日复蒙过爱，兼以厚扰，不胜愧赧。嗣此倘得寸进，决不相忘。”许叔清道：“我与公子父子交往，全仗垂青，今日之酌，不过当茶而已，安足挂齿，敢问公子，今岁藏修，还在何处？”

杜尊道：“正欲相恳此事。敢问老师这里，有甚幽静书房，假我一间，暂栖旬月，不识可有么？”许叔清道：“杜公子，我这观中，你岂不知，并无一间幽静空房可读得书的。你若果肯离得家，出得外，奋志攻书，我指引你一个好所在，甚是精洁，必中你的意思。”杜尊道：“请问老师，还在何处？”

许叔清道：“此去渡过西水滩，一直进五六里路，有一座凤皇山，山中有一座清霞观，甚是宽绰，前前后后约有数十间精致书房。观中有一个道士，姓李名乾，原是最契的相知。一应薪水蔬菜之类，甚得其便。杜公子回去与令尊翁计议停妥，待老夫先写封书去与他，要他把书房收拾齐整，然后拣个好日再去，如何？”杜尊道：“既有这个所在，况又老师指引，家尊自然允诺的了。”

正说间，只见夕阳西下，杜尊便起身作别。许叔清道：“本当再谈半晌，争奈天寒日晡，不敢相留。”便携手送出观门。

杜尊遂辞谢而去，回家就与父亲商量清霞观读书一事。杜翰林满心欢喜，便允道：“尊儿既然立志读书，异日必得簪纓继世。明日是个出行日子，何不买舟竟往凤皇山？先去拜望了那清霞观中道长，然后回来收拾书箱，再去未迟。”

杜尊谨遵严命，随即着人到梅花观里约了许叔清，次日买舟一同来到凤皇山。两人逍遥徐步，四下徘徊观看。果然好一座高山，只见：

奇峰巍耸，秀石横堆。山冈上全没些兔迹狐踪，草





丛中唯见些野花残雪。云影天光，描不出四围图画；鸟啼莺唤，送将来一派弦歌。这正是：山深路僻无人到，意静心闲好读书。

杜萼看了一会道：“老师，果然好一座山。正是眼前仙境，令人到此，尘念尽皆消释矣。”许叔清便站住，在高冈上，又四下指点道：“杜官人，你看此山，形如立凤，前后来龙，两相回护，正荫在我巴陵，所以城中那些读书的，科科不脱，甲第俱从这一派真龙荫来。”

杜萼道：“原来如此。敢问老师，这里去到清霞观还有多少路？”许叔清道：“杜官人，你看远远的密树林中，那一层高高的楼阁，便是清霞观了。”

两人说说笑笑，缓步行来，早到清霞观里。道童连忙通报，那李道士随即出来迎迓，引入中堂。

三人揖罢，李道士问许叔清道：“师兄，此位相公何处，高姓大名？”许叔清道：“道兄，这是城中杜翰林的公子。”李道士道：“原来就是杜老爷的公子，失敬了。”便又仔细觑了两眼，暗对许叔清道：“师兄，我记得杜相公未垂髫的时节，曾在那里相会过。”许叔清笑道：“道兄，你果然还记得起。数年前，曾在我观中西廊板壁上，题那‘疏钟隐隐送残霞’的诗句，你见是七岁顽童，便请来相见的，就是这位公子。”

李道士欠身道：“久慕相公诗句，渴欲一晤，今幸光临，实出望外。敢乞留题一首，以志清霞，不识肯赐教否？”杜萼笑道：“今到宝山，固宜留咏，但恐当场献丑，有玷上院清真。”李道士道：“杜相公何乃太谦。”便唤道童取了一幅罗纹笺，磨了一硯青麟髓。杜萼竟也没甚推辞，蘸着笔，遂信手挥下一律，云：

百尺楼台接太清，琉璃千载倍光明。

真经诵处天花坠，法鼓鸣时鬼魅惊。

世界红尘应不到，胸襟俗念岂能生？



森森桧柏长如此，历尽人间几变更。

杜尊写罢，许叔清与李道士连忙接了，展开仔细从头念了一遍。李道士高声喝采道：“妙极，妙极！杜相公，只恨小道无缘，相见之晚，不得早聆大教。几时落得清海一番，真胜读书十年矣。”许叔清道：“道兄，这有何难，杜相公今岁正欲寻个清静所在藏修，你观中既有空房，何不收拾一两间，与杜相公做个书室，就可早晚求教，却不是两便。”李道士道：“杜相公若肯光降，我这里书房尽多，莫说是一两间，便是十数间也有，亦当打扫相迎。”杜尊道：“老师既肯见纳，足感盛情，谢金依数奉上。”李道士道：“书房左则空的，敢论房金，只待相公高中，另眼相看足矣。”许叔清笑道：“今日也要房金，明日也要清目，两件都不可少。”三人大笑一场。

李道士先唤道童把前后书房门尽皆开了，然后起身，引了他二人，连看三四间，果然精致异常。李道士道：“杜相公，这几间看得如何？”杜尊道：“这几间虽然精雅，只是逼近中堂，早晚钟磬之声不绝耳畔，如之奈何？”

李道士道：“杜相公讲得有理。这轩后还有一间小小斗室，原是小道早晚间在内做真实工夫的。杜相公若不见弃，请进一看，庶几或可容膝。”杜尊道：“既是老师净居，岂敢斗胆便为书室。”李道士道：“这也不是这等说，只是相公不嫌蜗窄，稍可安身，就此相让，不必踌躇。”杜尊道：“既然如此，也借赏鉴一赏鉴。”李道士便向袖中汗巾里，取出一个小钥匙，把房门开了。

许叔清与杜尊进去看时，果然比那几间更幽雅，更精致。李道士道：“杜相公，这间看得书么？”杜尊道：“恰好做一间书房，未必老师果肯相假。”道士道：“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但凭杜相公随时收拾行李到来就是。”

杜尊便躬身致谢，即欲起身作别，李道士一把扯住道：“难得杜相公光降，请再在此盘桓片时，用了午饭，待小道亲送到那